

读《汉语集稿》

眸子

陈亚川、郑懿德二位的论文集《汉语集稿》(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, 1993年), 包含17篇论文和一篇译文, 涉及古音韵、闽方言和语言教学等学术领域。这些论文在深入观察、搜集和描写语言事实的基础上, 尽力概括出语言规律。扎实, 细密, 凝重。科学的品格是朴实无华。这部论文集, 不仅使我们具体、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朴实无华的科学品格, 而且, 对语言研究方法的探讨, 对语言的观察和研究角度的选择, 也是富有魅力的。本文就从方法和角度两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读后感。

一、方法

对语言学史感兴趣的人, 不能不思考如下一些现象: 西汉杨雄的《方言》是世界上最早讲方言的著作, 而我国现代方言学的直接源头却是来自西方; 清代的钱大昕提出的“古无清唇音”、“古无舌上音”、“照三归端”等语音发展规律, 比西方的格里姆定律还要早, 但是, 却远没有产生格里姆定律那样的影响; 金兆梓早在《国文法之研究》中就曾经使用过变换的方法(1), 吕叔湘在《中国文法要略》中更是深入细致地运用变换法来研究汉语的句法结构(2), 但是, 我国当代所广为应用的变换或转换分析法, 却是来自乔姆斯基的影响。这是为什么?

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, 但是与中国语言学(包括传统的小学)界历来对于语言研究方法重视不够、特别是对于自己国度的语言研究方法重视不够是有密切关系的。就某种意义而言, 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, 就在于有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; 科学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完善息息相关。非常可喜的是, 《汉语集稿》却在语言研究方法的探讨上花费了不小气力。

《反切比较法例说》是专门讨论研究方法的论文, 正如作者自己所言, 其旨趣就在于“通过研讨能为反切比较法创通条例, 使之成为比较严格的科学方法。”研究反切有所谓的“系联法”和“比较法”。所谓反切比较法, 是通过两种反切的对比(如某一反切系统的反切同《广韵》的反切系统比较), 考求该反切系统的音系或找出它在声韵系统上的主要特点。过去人们用反切比较法考证语音系统时, 大多是直接报告比较的结果, 至于研究方法则少作交代。邵荣芬先生在《〈五经文字〉的直音和反切》(3)中则从先决条件、充分条件等方面对反切比较法进行了探讨。而《反切比较法例说》则从字形、字义、字音三个方面详细研究了比较对象的各种情况, 确立了原则条例和操作程序, 从而使反切比较法趋于完善。

作者在颇有新意的《“地方普通话”的性质特征及其他》一文中, 对研究“地方普通话”的方法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:

(1) 在描写“地方普通话”的语言系统或主要特征时, 可采用横向(指对选定的对象的语音、词汇、语法和文化交际行为的静态描写)和纵向(指对研究对象不同学习阶段进行跟踪考察, 对其学习的发展规律、策略、效果等作动态描写)两种研究方法。

(2) 在解释“地方普通话”的产生及其所呈现的偏误现象时, 可以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, 解释方言对普通话学习的干扰作用; 可以从学习策略上来解释过度泛化、错误归纳、回避难点、简化不当等偏误现象。

(3) 获得研究语料的方法多种多样, 有个案有群案, 有横向有纵向、有自省有调查有实验等, 应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条件而定。

这些研究方法不是作者的创造, 而是第二语言教学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。但是根据对“地方普通话”的认识, 把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对“地方普通话”的研究中, 确实是颇有见地的。

在其他一些论文中, 作者也比较注意研究方法问题。比如在《福州话形容词重叠式的音变方式及其类型》中, 作者就结合文章所研究的复杂音变类型讨论了相关的分析方法; 在《汉日名量词琐谈》、《闽南口音普通话说略》和《送气音在对外教学中之地位及其识记问题》等论文中, 较好地运用了对比语言学的方法。

当然, 作者不是空泛地来议论研究方法, 而是对自己具体语言研究中的探索的总结, 并经过研究的检验。例如关于反切比较法的讨论, 是在作者对《方言》郭璞注中的反切上下字的系统研究中总结出来的, 这一研究, 张清常先生认为“为研究东晋语音情况做出了贡献”, “是汉语语音史的中古前期的垦荒工作”。(4) 这一研究的成功, 验证了作者谈论的研究方法有效性。作者提出的研究“地方普通话”的方法, 既与作者长期关心和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有关, 而且也是作者对自己研究闽方言、特别是研究“闽南口音普通话”的经验总结。这样得出的方法, 自然是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。这种研究方法的方法, 自然应该是大力提倡的。

二、角度

《汉语集稿》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, 是它具有有一些较为新颖的研究角度。

方言是我国现代语言学中研究进展较快、研究成绩较大的一个学术领域。但是,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, 方言语法的研究相对较弱、亟待发展。作者敏锐地感受到这一学术动向, 从80年代初就用较多的精力研究福州方言语法, 《福州方言单音动词重叠式》、《福州方言的“有”字句》、《福州方言形容词重叠式》、《福州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的音变方式及其类型》等论文,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, 为闽方言的研究、为推进方言语法的研究做出了贡献。

对外汉语教学是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。不仅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探索, 而且大量的具体问题需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。在《汉语集稿》所收的几篇论文中, 作者善于寻找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些难点, 仔细分析, 巧成文章。如“人称代词作领属性定语与表示亲属称谓的中心语之间用不用‘的’的问题”; “在……看来”和“对(对于)……来说”的意义不同; 时间副词“在”的使用条件; 汉语同日语名量词的对比; 等等。

上节已经谈到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研究, 关于《方言》郭璞注的反切的研究, 关于“地方普通话”的研究, 其实也就是一些新颖的角度。

新颖的研究角度来自学者的敏锐的学术眼光, 更与学者的学术积累有关系。陈亚川(厦门人)、郑懿德(福州人)二位先生的母方言都是闽语, 同有在闽方言的基础上学习普通话的经历, 又同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学习, 音韵学、方言学和语法学的根底都非常扎实; 后来二位又同在北京语言学院任职, 一位长期从事对外汉语的教学的工作, 一位主编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学术刊物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, 熟悉对外汉语教学的各种理论和各种症结。正因如此, 才会有如上所述的新颖的研究角度。

这种新颖的研究角度, 不同于一个晚上梦生出来的“灵感”, 也不同于“天马行空”式的漫谈泛说, 而是在长期的研究中逐渐寻找出来的, 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出来的。正因如此, 《汉语集稿》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能够取得同行们公认的成绩。例如, 关于《方言》郭璞注中的反切上下字的研究, 验证了许多音韵史的发展规律, 并有助于认识《切韵》音系的历史地位, 因此获得了“北京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”。关于福州

方言形容词重叠方式的研究,验证了朱德熙先生所提出的“变声重叠顺向,变韵重叠逆向”的汉语方言重叠音变规律,并发现了“变调重叠逆向”的新规律。关于闽南口音普通话的语音系统的详细观察,并把地方普通话作为一种“中介语”看待的主张,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。“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,人称代词作领属性定语,中心语是表示亲属称谓的单音名词,通常不用‘的’,中心语是表示亲属称谓的双音名词,用不用‘的’比较自由,用了‘的’不一定强调领属关系。”(80页)同相关的研究相比,这一认识可以说是前进了一步。此外,关于对福州方言“有”字句的细致描写,关于“在”使用条件的精密分析,关于送气音、量词等与日语的对比分析,也都是具有新意且具有实用价值的。

邢福义先生最近针对我国学术界一些人的“夸说型”文品时指出:“努力在研究中找到自己,这是所有的好学者共同的基本特征。……学者的道路,是一步一个脚印艰难行进的道路。路和脚印,是一个学者成就高低的标志。好学者,特别是优秀学者,不仅路是新路,而且脚印是实实在在脚印,是深深地陷入土地的、长长地延伸在新路上的脚印。”(5)读罢《汉语集稿》,我们觉得,作者已经有了自己的研究角度、研究风格和较大的研究成果,在研究中“找到了自己”。他们“踏实而不轻飘、扎实而不浮滑、老实而不虚夸”的文风,会在学术道路上不断留下新的实实在在的深陷土地的足迹。

附注

- 1、见金兆梓《国语法之研究》第三章,商务印书馆,1983年。董治国在《试论古代汉语句型转换》(《中国语文》1994年第4期)中评价金兆梓的这些创见“是很难能可贵的”。
- 2、朱德熙在《〈汉语语法丛书〉序》中认为:“《要略》应该说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。”
- 3、《中国语文》1964年第3期。
- 4、见《汉语集稿·张序》。
- 5、《尊重事实 讲究文品——语法研究和文章写作的反思》,《语言文字应用》1994年第3期。→